

種九第書叢小命革

府政命革

譯勾修畢



行印社報週命革海上

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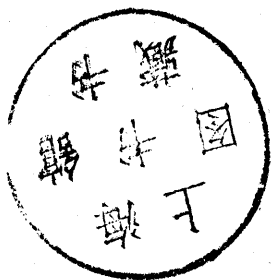
新書介紹

- | | | | |
|--------------|--------|---------|-----|
| 一、麵包略取 | 克魯泡特金著 | 自由書店出版 | 價六角 |
| 二、國家論及其他 | 全上 | 全上 | 價六角 |
| 三、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 | 全上 | 全上 | 價六角 |
| 四、人生哲學上篇 | 全上 | 全上 | 價六角 |
| 五、人生哲學下篇 | 全上 | 全上 | 價八角 |
| 六、田園工廠手工場 | 全上 | 全上 | 價六角 |
| 七、斷頭臺上 | 李苦甘著 | 全上 | 價七角 |
| 八、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 自由叢書 | 全上 | 價四角 |
| 九、咖啡店談話 | 馬拉鉄斯泰著 | 全上 | 價三角 |
| 十、一個貧農子的話 | 畢修勺著 | 革命週報社出版 | 價八角 |

上海圖書館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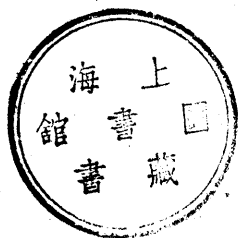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007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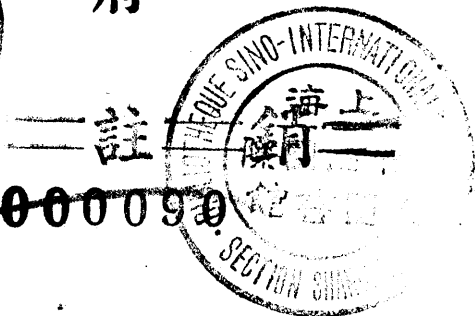
革



— 註 政 銷 —



府



— 註 —

000090

W 3.185

譯者小言

革命政府一文是我五六年前在巴黎作工時譯的舊稿，曾刊載於巴黎出版之工餘雜誌上，後由信愛先生編入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一卷國家論及其他文字，因譯於五六年前作工的時候，自然有晦澀生硬之處。本想重譯一次，惟因沒有時間和打有紙版，便只改去內中的錯字，仍舊以五六年前的本來面目與讀者相見。錯誤之處，萬乞讀者指教。

反叛的精神一文是最近譯成的，曾刊載於革命週報，我因其內容有可爲中國革命者作參考的地方，故就附刊上去。錯誤之處，當然也要讀者指教的。

自從俄國於一九一七年革命，布爾塞維克得了政權之後，一般從事於革命的青年，皆以爲專政就是革命的方法，殊不知專政適是革命的大敵。克氏作革命政府一文，時在四五十年前，當時還沒有事實上的革命政府（法國幾次革命已成過去）不過指正一般相信革命政府者的錯誤罷了。直至今日，世界上有了俄國的革命政府與咱們中國的

革命政府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即不禁以克氏爲先知者。希望談革命政府者三致意焉。

中國的革命黨人又以爲革命便是兩軍相鬥，或派宣傳隊貼標語喊口號，而不知真正煽動民衆的革命方法，希望反叛的精神一文暗示他們以新的革命意識。

譯者一九二九年八月於上海

革命政府

一

人們必須消除了現在的政府，方能使「自由」平等，博愛不是幾個空洞的大字，而成爲有生氣的實際；從古至今演試過的一切政府的程式都不過同是壓制的東西，應該以新團結的法子替代牠；在這點上，祇要有一點革命的腦子和性質的人，完全都是同意的。實在說來，達到這種斷語，不必要怎樣維新的頭腦；現代政府罪惡之大，以及想改造此等罪惡的不可能，明顯得很；祇要有點辨別力的考察家，都是覺到的。至於推翻政府，世人普通都知道，在某時代是不難的事情。有些時代，政府受平民革命的打擊，差不多如小孩的紙牌屋一樣，自己會倒下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〇年兩次政府的瓦解，世人都看得很明白的；我們不久又會看到與此同樣的事實。

推翻政府，這完全是具有產階級革命黨的事業。照我們看來，這不過是「社會革命」



的開始。一旦國家的機關混亂了，官僚的等級制度置於錯雜無章的地步；上下左右莫能措手；甚至軍人也不信任長官了——簡單一點說，當資本保護者到了敗北的時候——我們面前就起了一種偉大的破壞事業，經濟與政治的奴隸制破壞了，行動自由的可能性也得到了，——一般革命黨去做什麼呢？

對於這個問題，祇有無政府主義者回答說：——『不要政府，無政府！』別的黨人都說：——『一個革命的政府；』主張革命政府的人，中間雖有不同之點，祇是在於由普通選舉成的，或國家或市府的政府之「法式」的差異罷了；還有別黨大吹其革命的專政。

「革命的政府！」唉！這幾個字使知道「社會革命」和「政府」二者是什麼意義的人聽到，不知要起多大的驚奇呢！這兩個是互相反對，彼此破壞的東西；實際，暴虐的政府，世人大概都看見了，——這不過是一切贊成復古，反對革命必然傾向於暴虐的一切政府的原始罷了——至於一個革命的政府，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究其實呢，革命二字，和「無秩序」「暴動」幾天推倒累世的制度，激烈的消除財產的已成法式，破除「階級」

(Caste) 的差別，徹底改造舊道德上——恰當點說，據着真正道德位置的偽道德上——的思想，獲得個人自由及自發性的行為等同義，與政府正相對，正是政府的「否定辭」；因為政府的意義，是作「已成的秩序」，「保守主義」現存制度的支柱解釋的，牠真是個人啓發性與個人行動的大敵。但我們時常總繼續不斷的聽到空而無形的怪談，以為這個「革命政府」好像是世間最簡單不過的東西；如王國 (Royaume) 帝國 (Empire) 或教國 (Papae) 等名詞一樣的普遍，一樣的出名，人人都是認識的。

自稱革命黨的有產階級，宣傳這種思想，一點無足怪的。我們知道他們所謂革命的是什麼，至好也不過把有產階級的共和政府略為修整；或由自號共和主義的黨人去佔據今日專為朋拿伯特 (Bonaparte) 或皇黨獨享的有利的位置；至多也不過表面上實行國教分離，而暗中代以二者私合的把戲；或者將教會的財產歸為國有，使將來這些財產的管理人私自致富；或更利害一點，實施「市民直接干政權」 (Referendum) 或別種大同小異的東西；然而一般社會主義的革命黨，要做此種思想的教徒；我們想明白其

中的緣故，祇有假定以下兩種推測中的一種：一、或者這般默許此種思想的社會黨，在有產階級所做的專爲牠自己階級習用的文學中，尤其是歷史中受着有產階級的成見太深了，不知自覺；並他們腦筋中還存有由幾世紀奴隸制的產生的奴隸主義的精神不能自願自由；二、或者他們不願意他們口頭上常談的革命，他們祇願整理現行的制度，使世人給他們抬上政治舞台，以後把這個「畜生」「蠢才」(Bête)——明白點說，就是平民——馴服了，這就是他們最好的希望達到了。他們所以恨今日的統治者，無非想奪取他們的位置爲己有；所以我們現在不必與這班先生辯證，我們去與實在自誤了的人討論一下罷。

我們現在先從世人所指定的兩種「革命政府」的法式中第一種討論起。

王權或別種東西倒了，資本保護者的軍隊敗北了，到處都起了激動，討論公共事業與向前進的志願也有了，新思想也發現了，應該嚴格改造的必要，人人也知道了，所餘的祇有行動了，祇有起首做無憐憫的大破壞事業，開拓新生活的道路了；但這時候一般人

叫我們幹什麼呢？他們叫我們召集選舉會，叫我們即刻選出一個政府，將我們全體人的事業，我們各人自己都該以自發性去做的事業交給這個政府。

這正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以後巴黎所經過事實。關於此種事實，我有個朋友說得好：『我時常想到這些解放的好時期；那天我從我拉丁區（Quartier Latin）的高房裏下來，跑進充滿巴黎兩頭大街的露天大會中去。我祇聽見人人都討論公共的事業，一切私事都忘却了，未見有買賣式的舉動；一切都預備把自己的肉體與靈魂向「將來」方面出發。就是許多有產者，受着衆人熱情的感應，覺到新世界將實現了，也是很幸福的樣子說：『假如必要「社會革命」，那末，我們即刻起首罷；把一切東西歸爲公有，我們已經預備好了。』革命的分子已經在那邊，現在祇使這些分子動手實行就夠了。是晚，回轉房子裏來，我自說：『人類何等的美！世人不認識他，時常誹謗他。』嗣後接着就是選舉，等「市府」的會員指定了之後，行動的熱心和努力，也漸漸熄下去了，各人皆轉到原來的地方，做平素的事業；並且自己說：『現在我們有一個純潔的政府了，我們讓牠去做』

罷。」以後一切，世人是知道的。（以後市府失敗了，一星期間，革命黨被殺者三萬餘，革命的熱血流滿巴黎，淒慘的景象現於目前，此爲平民革命第一次的大失敗。——譯者）應該自己做的，不做；應該自己前進的，不前進；應該自己大着胆向新事物程序中直衝的，不直衝；平民完全信任他們的統治者，將一切的事業，都放在統治者的手中；看罷，這就是選舉惟一的結局，必然的效驗。然而身負全體人民信託的這些統治者又去做什麼呢？

沒有什麼時候的選舉，比一八七一年三月的更自由了；就是一般「市府」的敵人，也承認此種選舉的普遍。一般選舉的民衆，想把善良的人物，將來的英豪及革命黨抬上政治舞台的願望，也沒有什麼時候有那時這樣的濃厚。嗣後他們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一切掛名爲革命黨的黨人皆被可怕的大多數人選上，『雅各賓黨』（Jacobins）『勃郎繼黨』（Blanquistes）第一國際黨（Internationaux）——革命的三大派，都有代表出席於「市府委員會」中；但結果革命終於失敗；所以我們可以武斷一句，選舉是不能得到一個好的政府的。

以上的結果，我們都是知道了；我們曾經見到這些熱心的革命黨與改造家自己終日關在市政廳裏，依舊循前政府所設立的法式，照舊辦公；但不久即覺着自己無意與無能爲了，耗盡了他們最好的意志和勇氣，連保護巴黎的組織都忽略了。現在有許多人，時常把這次失敗的原因，歸於人的問題；但實在人是不成問題的，所成爲問題的，完全是在於所用的方法。

實際講起來，普通選舉，即使牠完全是自由的，所能貢獻於我們的，至多也不過把當時民衆中所流行的許多意見中之折衷的意見代表出來；此種折衷意見，在革命開始的時候，對於要做的事業的意見，大概空虛得很；連應該怎樣做起，知道的都是很少數。唉！祇要這些革命黨人或「市府」的豪傑，在運動之前，對於政府摧倒之後，怎樣進行的意見，能夠同意；祇要這辦事室中的夢想家的空想，能夠實現；祇要國中大人物們的思想，發表之後，其餘的都能好好的服從他們；將來我們就永無流血的革命了。可惜經過的事實，並不是如此的。革命的發生，在全體人「同意」未成功之前；並且對於暴動之後，應該怎樣

做的問題上，有簡明思想的人，在此時不過是少數人，大隊的民衆，也祇有一種他們欲實現的目的的普通思想，至於怎樣向此目的前進，幾乎完全不知道；前進的步驟如何，也是沒有一點確定的信心。實際的解決，祇有在改造事業起首之後，方能做到；牠是革命本身的與行動的民衆之產物，否則雖有某種解決，也是一無所代表的；因為想用幾個人的腦筋，去找要在民衆生活中發生的許多解決，是絕對不可能的。

即使把代議政府的普通一切本有的罪惡丟開，由選舉而成的機關，即反映出以下的情勢：幾個在人民中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在革命時期內傳播思想，使羣衆活動及破壞過去制度所不可缺的革命家，皆陷於過去的革命家的，或現存事物程序的多數代表隊裏，並在大講演場中與一班溫和派瞎辯，想他們讓步；與那些敵人混鬧，想他們信服；但不知道實際要想牽引這班人到新思想裏來，祇有一個方法，就是實施此種思想。政府變成議會，繼承了一切有產階級議會的罪過；牠非但與革命的政府相隔很遠，牠反是革命最大的阻礙。人民到有了此種政府之後，想制止自己停滯的狀態，即覺得又不得不推倒這

機關了，不得不把這些昨天還是自己的被選人趕跑了。但是這新政府，牠起首就熱心的組織了別種特式的等級，擴張了牠自己的統治權，使人服從牠；現在沒有如此容易推倒了。專門想保持牠的權力的新政府，就以一種還未到衰亡地步的制度的毅力，自己支住自己。牠並決定以力抗力；想推倒牠，祇有一法，就是拿起軍器再去做一次革命，然後方能把這些以前人民寄以一切希望的人趕跑了。

看分裂的革命罷！起首緩緩慢慢的已經失了許多寶貴的光陰，現在新政府的朋友，與反對此種政府的人中間，又分成一種不可超越的界限；此時革命的力量將全失了。然而這一切都因沒有知道一種新生活必要許多新法式的緣故；都因沒有知道想做革命，不是循着舊法式所能成功的緣故；這一切都因沒有懂得革命與政府二者是兩不相容的東西；都因沒有見到這一個——無論牠所代表的政體如何——終是另一個的否定辭（Negation）；都因沒有了解在「安那其」（即無政府）之外是沒有革命的眞道路

的緣故。

另一種的「革命政府」即是世人在我們面前時常贊揚的革命專政 (Dictature révolutionnaire) 也是一樣，我們在下節去研究一下。

二

一旦「革命」由選舉而成的政府去左右，其危險如此明顯，所以對於此種思想，各派革命黨都是否認的。他們知道暴動的人民想藉選舉的方法建起一個政府，又想這政府不代表「過去」，不阻礙人民前進，絕對是不可能的；或想牠來完成我們欲藉社會革命去實現的這些無限的經濟、政治、與道德等的改革，更是妄想了。所以他們（各派革命黨）至少在人民正在反抗「合法」(Légale)的時候，否認「合法」政府的思想，於是他們即搖身一變而成爲「革命的專政」的頌揚者了。

他們說：『我們的「黨」(Parti)把政府推倒之後，以強力搶牠的位置，並奪取一切政權，以革命的方法做事。我們去設種種必要的計畫，使這種大事成功；我們把老大的制度消滅了，我們自己組織起保護地域的團體；至於不願承認我們的強權的人，請他上

斷頭台；至於平民或有產者有不服從我們爲規定革命步驟所發出的命令者也，祇有上斷頭台。』看罷，這是空想的羅伯士比爾（Robespierre）黨徒的理論。（亦是現在馬克思黨徒的理論——譯者。）這般先生，以過去一世紀最衰弱的時代爲他們的頌歌；他們除共和檢察官」（*Procureurs de la République*）的演說詞之外，恐怕是一無所知的。

依我們無政府主義者的目光看來，一人的專政與一黨的專政，實際是一樣的東西，早已被判決了死刑。我們知道社會革命是不能由一人或一黨的精神指揮的；我們更知道革命與政府是兩個不相容的東西；一個存在，另一個必然消滅；什麼專政，王國與議會等名詞，無論那種，給與政府終是無關的。我們又知道我們的主義所以有力量，合乎真理，全在以下根本的程式中：——『除平民的自由啓發性之外，什麼東西，都是不良善的，不良久的，權力即是預備殺這種啓發性的軍器。』——所以我們中間的人，假使他們的思想沒有受過人民的溶化而去實行，或是他們一旦成爲這可怕的機關——政府——的

主人，又有了依自己的貪心，任意去行動的可能性，我們可預說一句，不出八天之外，他們即成爲試刀的好東西。我們又知道每個專政，就是用意最好的，都是牽引革命上鬼門關去的。最後，我們知道這種專政的思想，僅是政府偶像主義不好的產物；此種偶像主義，與宗教偶像主義同時並存，都是延長奴隸制的重要分子。

我們說以上這些話，不是向無政府主義者自己說的，是向這般被政府的教育成見迷着的，實在自誤了的，並誠心願意討論的人說的。我們現在不妨站在他們的觀點上，再去與他們談談。

預先作一種普通的考察，宣傳專政的人，大概都沒有覺到他們保持此種成見，正是預備使敵人後日去殺他自身的。羅伯士比爾 (Robespierre) 有一句話，頌揚他的人們應該記着：羅氏在原理上是不否認專政的。當蒙大 (Mandar) 來對他說：『勃里梭 (Brissot) 要做專政者了。』他突然回答道：『趕急防備呀！』是的，勃里梭，狡猾的齊龍丁 (Girondin) 黨徒，平民平等趨向的大敵人，瘋狂的財產保護者（昔時名財產爲賊物

的也是他) 勃里梭 是的, 就是他安然把 馬拉 (Marat) 及一切雅各賓黨 (Jacobins) 溫和派囚入 愛板修道院 (Abbaye Hebert) 中!

但是這句話是在一七九二年說的。在這時候, 法蘭西 起首革命已三年了。在實際上, 王權 已經沒有存在; 所存在的, 不最過後一氣罷了; 封建制度, 實際上也已革除了; 然而就在這革命思潮自由盪漾的時候, 反革命黨 勃里梭 還有如此運氣, 使人名他為專政者。那在一七八九年到是怎樣了? 即是這個以他的巧語與 法王 做買賣的 米拉波 (Mirabeau) 在那時被認為權力的首領呀。看呀! 假使那時暴動的百姓, 不藉長槍的協助, 來表示他們自己的威嚴; 假使他們不做一三五年農民暴動的 若葛運動 (Jacquerie) 所做過的事業, 使 巴黎 及各省的一切權力成爲烏有的方法, 來作他們行動的工具, 當時不知誰上權力舞台呢!

政府的成見, 把一般談專政的人的眼睛弄盲了; 所以他們甯可預備一種新 勃里梭 或新 拿破崙 的專政, 而終不承認這般破壞鎖練的人可以有別種主人的思想。

「復古時代」(Restauration)與路易非立勃(Louis Philippe)治下的祕密會社，對於這種專政的成見，與以助力不少。當時共和黨的有產階級得着勞工者的援助，做過很多次的「陰謀」(Conspiration)，想推翻王國，重建共和。他們一心一意祇想藉某種廣泛的「陰謀」把王國推倒，使自己佔據權力，宣告共和；而不知即使要一種有產階級的共和國成立，對於各種事物，也非大改革一次不為功的。在三十年間，這些會社，以一種無限的忍耐，堅決心與英豪的勇氣，差不多沒有一時停止過工作。一八四八年的暴動所以鬧出共和國來，無非是得着這些會社三十年間所做了的實事宣傳的結果。沒有這些寶貴的努力，恐怕一直到現在，所謂共和的政府，還無成立的餘地呢。

他們的目的，當然是想自己佔據權力，佈置共和的專政(Dictature républicaine)；實際，他們從未達到此種目的，這好像是理該如此的。照事物的情理說來，無論何種「陰謀」是不能推翻王國的。祕密黨預備作破壞的事業，他們四處傳播共和的思想；他們的犧牲者形成平民的理想；但是最後的衝擊(Dernière Pousée)，推倒有產階級王家

的衝擊，是從民衆來的，較之能從某種祕密會社裏來的衝擊力量廣大得多了。

以上結果如何，我們都知道的。預備推倒王國的黨人，不久即覺着自己於市政廳進發隊中忽然落後了。別的不冒「陰謀」的險的人，在民衆中聲名較大的，而態度又較溫和的人，暗中窺探奪取權力的機會，把祕密黨欲以炮聲來掠取的位置搶去了。報章的記者，律師或巧言者，當誠實的共和黨在那邊製造軍器或被充軍於山遙路遠的監獄裏的時候，盡力使自己成名，果然即把權力佔據了。已經有點名的人，被遊手好閑的流氓抬舉上去；別的還無名的，也盡力鑽營，使入薦舉他們；因為他們的名字，是一無所代表的；即使有，也不過代表與一切人協和的大綱罷了；急烈的陰謀黨，於此是沒有地盤的。

請世人不要來與我們說：『這些行動的黨人所以失敗的緣故，是在他們缺乏實際的精神；不然，他們必能得到更好的結果的……』不是的，一定不是的。行動的黨人，因去行動了，對於權力的佔據，當然不能顧及，所以祇好讓一班狡猾的巧言者去自由左右；這是一定的道理，與「行星運動律」一樣的確實，請勿忽略了。在民衆最後衝擊的時候，這

般狡猾者，在普通的多數人中間，聲名較大，所集合的選舉票數也較多；因為無論以票選或口決，實際在這喝采與喧嘩的時候，總脫不了一種默許的選舉。他們所以受一切人的贊許，尤其是受一般革命的敵人的贊許，因為這些贊許的人的心理，完全是想推革命到死路上去的，所以隨着這些革命運動的敵黨與一切中立者，皆被選為首領了。

犧牲一生於監獄中，一心想他們的制度的實現，在他們死之前夜，呼出『無上帝！無主人！』(Ni Dieu, Ni Maître) 六個大字，為一切目的大綱的勇士，在一切別的人物之先，是此種『陰謀』方法的始創者。

三

想以祕密會社推翻政府，並想以此種會社去代替政府，這是從一八二〇年以來，發生於有產階級共和黨中間的一切革命所犯了的錯誤，證明此種錯誤的事實，豐足得很。少年意大利 (La Jeune Italie) 的祕密會社以何種的堅忍，熱心與犧牲來發展他們的團體的精神，世人都是看見的。意大利少年所幹了的這些無限的工作與一切的犧牲，

這些被劊子手用刀殺了的或用彈穿死的，堆滿奧大利監獄陰井中的尸骸，即使俄國的少年看到無不變色的；可是所得的結果，不過以有產階級與王國的狡猾者來作繼承者罷了。

俄國也是一樣。你想在歷史中找到一種祕密會社與俄國青年所組織的一樣，以極少的方法，得極大的效果，恐怕不能。他們所幹的毅力和行動與「執行委員會」(Comité exécutif) 這是那時俄國革命團體中最有力的祕密會社，(克氏曾為其中團員，他並曾因此入獄。——譯者) 互相上下。「執行委員會」使這株好像不能傷損的大柱——

「沙兒」主義 (Tsarisme) 搖動了，牠使獨斷的政府以後在俄國成爲不可能的地步。但是，這般想當亞歷山大三世 (Alexandre III) 王位毀壞了的時候，以「執行委員會」爲權力上主人的人，未免太愚蠢一點了。他們不知別的人——一班小心的人，當真正的革命黨在掘礦或死於西北利亞的時候，暗中盡力使自己成名；還有別的——一班陰謀家，巧言者，律師或文學家，有時在這些英雄坟上洒幾點未流即乾的假淚，使人可以名他

們爲平民之友的人——一旦革命一到，即去暗取政府的位置，並對這些促成革命的無名者喊出「退去！」的大聲。

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能不如此的，因爲消滅政府，不是祕密會社或幾個革命團體所能做到；這些會社與團體的機能，與歷史的使命，不過是預備革命的精神罷了。當革命精神預備好了，又遇着外來境况的協助，最後的衝擊也即到了；但此種衝擊，不是從幾個啓發的團體來的，是從各種會社之外的羣衆中間來的。八月三十日（一八四八年）

勃郎繼（Blanqui）的呼喚還未得巴黎的反應，四天以後，人說政府推倒了。但那時運動的啓發人，不是勃郎的黨徒，是平民全體，把君主推倒了，也是幾千百萬的平民；但可惜又把正在最近二年間出名的滑稽家重抬上台了。當革命要暴發的時候，當空氣中覺着暴動氣味的時候，當「成功」成爲確定的時候，即刻有幾千百的新人物，向來沒有受到祕密會社直接應響的人物，好像一隊一隊的食肉鳥飛到戰場上，彼此分割戰死者的腐肉一樣的來加入運動。就是這些人助成最後的衝擊；然而假使他們還有以爲首領是必

要的思想，他們總會把這些「不倒翁」式的溫和黨選爲他們的統治者。由此觀之，陰謀黨保持專政的成見，不知道無意間正是抬他們自己的敵人上權力舞台呢。

我們以上所說的那些話，對於與其說是「革命」，無甯說是「政治騷動」(Emeute Politique) 那方面，尙是實在的；那末，對於我們所欲做的革命——社會革命——這方面格外實在。因爲設立無論何黨政府，發揚無論何種猛烈的並能使人服從的權力，開首就把革命的步驟阻止下了。至於論到此種政府所能做的好事，可以說「全無」；壞事呢，可以說「無限」。

實際到底是怎樣的？我們對於革命所了解的是什麼？簡單回答一句說，僅僅作一種統治者的調換，不是我們所願幹的革命。全體平民去佔領一切社會的財富，剷除一切阻止人道發展的權力，才可說是我們的革命。但這浩大無涯的革命，能否藉某種政府的法令來完成呢？我們在過去一世紀中，曾見到波蘭革命專政者哥齊威斯哥 (Kosciusko) 宣佈了廢除私人農奴制的法令之後，過八十年長期時間，農奴制方才取消了。(註：此種

法令，發議於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頒佈於本年五月三十日。即使此種法令置諸實行，實際不過是改革私人的奴隸制與特種之繼承權罷了。我們曾見到法國革命時的「約法會」(La Convention)——牠的頌揚者稱爲全權的「約法會」怕人的「約法會」——說從地主手中奪轉來的一切「市府」的土地，皆由每人均分的；不料此種法令與別的一切法令一樣，也不過是幾個死字罷了；因爲欲使此種法令置諸實行，鄉下的無產者非再經過一種新革命不可；因爲革命是不能藉法令而成功的。老實想平民奪取一切社會財富的行動成爲有效的事實，平民非把他們自己向來過慣了的奴隸生活動搖了不可；他們非棄了一切人的命令，自己一往直前地去幹不爲功。然而專政正是阻止此種啓發趨勢的東西；再，無論這種專政的用意如何善良，想牠去促進革命一步，是萬不可能呀。

政府——即使是革命家理想的政府——於我們所要完成的破壞事業上，既然創造不起新力，並呈不出半點好處，那末，必隨破壞而起的建設事業，更不必等牠了。社會革

命要引起的經濟改造，非常浩大，非常深遠；今日以財產與交易為基礎的一切關係，皆要受牠的轉移，所以以一個或幾個人去預備必然要發生於將來社會中的各種社會法式 (formes Sociales) 是不可能的事。此種「新社會式」的預備，祇有藉民衆公共的工作才能成功，想滿足當私有財產剷除了的時候所必起的許多變換不止的情況與需要，祇有籍平民集合的協和溫柔精神：祇有此種精神，方能完成此種浩大的工作。一切外來的強權，祇有這種必幹的建設工作的大阻礙；牠更是「不知」與仇視的源泉。

革命政府的幻想，受了多少次事實的反駁，使世人吃了多少次虧，現在棄牠的日子到了。「政府不能是革命的」的政治格言，我想現在也可以承認了。世人時常與我們談起「約法會」，但我們不要忘記「約法會」中所採取的一點含有革命性的方法，也不過是那時立在一切政府之外的平民所幹了的事實的結晶。詩人于果 (Victor Hugo) (舊譯鷲俄，以音不準，故改) 以他想像的文筆寫得好：唐東 (Danton) 催促羅伯士

比爾 (Robespierre) 馬拉 (Marat) 催促唐東，即馬拉自己也受西姆登 (Cimous-

tain) 的催促；于氏以此形容 (煽黨) (Inciters) 與反叛者 (Revoltés) 俱樂部中的人物，實在確當。「約法會」與牠以先的一切政權一樣，僅是人民腳上的「笨球」罷了。

關於以上這些議論，歷史指示我們的事實如此確鑿；革命政府的無能，與在這種名義下所發生的種種禍害，又如此明瞭；所以自號社會黨的某派，還很熱心的保存政府的思想，真使我們莫名其妙；但要說明其中的原由，也是簡單不過的。因為這些自稱社會黨的人，與其許多的隨員所抱的革命概念，與我們所願實現的革命概念，完全不同。社會革命對於他們——與對於一切有產階級的急進黨 (Radicaux Socialistes) 一樣——好像是將來的事情，今日是不必顧問的。他們心中所想像的——但又不敢直截了當的自認——完全是別的東西，與社會革命是無關的。他們是想建立一種與瑞士及北美合衆國大同小異的政府，並將他們所謂「公衆的事業」的東西歸一點於國有。他們所抱的希望，與畢斯麥及美國總統位中的裁縫匠所主張的思想相彷彿，僅是民衆意趣與有

產者的貪心中間預先立下的同盟契約罷了。他們對於完全充公 (Expropriation complete) 願意是很願意的，但沒有勇氣去實現牠，所以他們祇好把牠寄到下世紀去，在未爭鬥之前，預先進去與敵人媾和了。

至於我們呢，我們知道向有產階級下一死擊的時機逼近了，平民去奪取一切社會財富，並使壟斷階級成爲無能地步的時候不遠了。至於我們，我說，我們於此是不能有半點狐疑的，我們鞠躬盡瘁的衝入社會革命裏去；我們若在此種道上，遇着無論何色的政府，我們既然知道牠是革命前程的障礙，我們促牠到無能的地步，並把這些想來左右我們命運的貪權者一氣掃盡。

世上沒有政府了，將位置讓給平民，讓給「無政府」呀！

震天譯

此
页
空
白

反叛的精神

一

在社會的生活中，有些時代，革命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必需，牠不期然而然地要發生的。那時到處皆有新思想的萌芽，而且皆竭力設法發榮滋長，想在實生活中找到應用的機會，但是牠們却繼續不斷地遇着那些爲利而保持舊制度的人的惰力的阻礙，往往窒息於舊成見和舊習俗的沉悶的空氣中。凡國家的體制，社會平衡的法則，以及公民間的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上的舊有的觀念，在嚴酷的批評之前，再也站不住腳了，無論在富者的客廳或貧者的小酒肆中，無論在哲學家的偉大著作或普通人的日常談話中，人們隨時隨地都能聽見剷除現存事物根基的批評。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建築倒塌了，舊有的大廈再不能住人了，於是，牠成爲新建築的障礙，抑制產生於牠周圍和破裂的牆壁的新芽的發展。

其時，人們皆覺有新生活的需要，舊有的道德規律，即統御着一般人每日的生活的道德規律已不夠應用了。他們覺到某種事物，在以前皆被認為公平的，到此時，只不過是極大的不公道罷了；昨日的道德，到今日只不過是最可憎的不道德罷了。社會的各階級各場所甚至各家庭中皆有新思想與舊習俗的鬥爭。子進與父爭，女進與母爭；子認父一生以爲自然的東西都是可厭的，女則以母所傳授的，認為是她終生經驗的結果的原則都是不合理的。民衆的意識每日反對發生於逸惰階級和特權階級中的喪盡廉恥的行爲，他們以力去反抗用強權的名義或爲保存特權所作的罪惡。那些想正義勝利，想新思想實現的人，不久便只得承認他們寬大的，人道的和救世的思想不能實行於現存的社會：他們也知道革命風潮的必要，他們也知道只有倒江翻海的革命風潮來掃除這世界上一切腐爛的東西，以牠偉大的氣息吹醒麻木的人心，予人類以獻身，克己，豪邁和犧牲的精神，才是根本的辦法，因爲人類若沒有這四種精神，社會便會低賤，墮落，甚至瓦解的。

在人人沉醉於致富一道的時代，在投機事業盛行，恐慌時期無常，大工業忽然破產，

別種工業又忽然曇花一現地興旺，數年能積巨大的橫財，而數年又能散盡的時代，人們已覺到料理生產與交換的經濟組織非但不能給社會以牠所應給所應保障的安適，而其結果却適得其反。牠非但不能創造秩序，而反惹起混亂，非但不能產生安適，而反予人以貧困和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不安定，非但不能維持利益的諧和，而反激起鬥爭，激起壟斷者與生產者，壟斷者與壟斷者和生產者與生產者自相殘害的繼續不斷的鬥爭。人們已見到社會漸漸地分成兩大敵對的壁壘，同時再細別為成千成萬的互相激戰的小團體。社會已厭煩這些戰爭了，已厭煩這些戰爭所引起的貧困了，牠向前去尋覓新的組織，牠大聲要求澈底改良財產，生產和交換的制度，以及由這些制度所產生的一切經濟的關係。

担任維持現存秩序的政府的機器仍在轉動。可是牠破舊的機輪的每一轉，皆互相衝撞，終於停止。牠的動作已漸漸地困難起來，他的過失所激起的不滿意，也一天一天的擴大了。每一日皆有新的要求發生。四面都喊着：『改良這個，改良那個！』戰爭，財政，賦

稅、法庭、警察，一切一切都須改良，都須重組，都須建立於新的基礎上。」一般改良家都這樣說。然而，大家並非不知道改良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一切都互相連繫住，要改良須同時改良一切，但當社會明明白白地分成兩大敵對的壁壘，到底怎樣去改良呢？滿足不滿意者，勢必要創起新的不滿意者哩。

改良這條路既然走不通了，自然只有置身於革命中了；同時，政府因沒有力量直截了當地趨入反動，所以只好取折中的辦法，結果，非但不能滿足一個人，而反激起新的不滿意者。在這些過渡的時期中，大概是平庸者負着領導政府這隻船的責任，而這些人的惟一念頭，就是明知政府不久要敗亡了，自己趕快及時致富，不要失過剝削的機會。他們四面受敵了，但猶很拙劣地自衛着，他們逆水行舟，愈走愈加困難，他們糊糊塗塗，愈鬧而笑話愈多，他們不久終於截斷了最後的救命之索；他們將政府的幻影，沉溺於他們可笑的無能中。

在這些時期，革命就不得不發生了。牠就成爲一種社會的必需了；因爲情勢是革命

的情勢了。

當我們在我們好的歷史家的書中，研究各種大革命的自由與發展的時候，我們大抵能在「革命的原因」這個題目之下，見到不測之事的許多動人的情形。平民的貧困，一般人的不安定，政府壓迫人民的措置，社會各種弊病的可怕的和無恥的展露，力求實現的新思想，常與舊制度的支柱相撞，而不得前進——一切一切都敘述得條條有緒。我們默察這些情形，便會確信革命是一定不可避免的，此後，惟一的出路，只有暴動的事實了。

我們就拿一般歷史家所指示給我們的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情形做個例罷。你們一讀他們的文章，便像聽見當時的農民呻吟於鹽稅，什一稅，和封建稅的重壓之下，切齒怨恨地主，教士，壟斷者和監察官的聲音呢；你們又像看見一般中產者歎息喪失他們的地方自由，滿口咀咒國王的情形呢。

當時，平民斥責王后，及反抗政府各部長的所爲，並不時口出怨言謂：賦稅太難堪了，給封建領主的年金太課重了，收穫太不好了，冬季太寒冷了，生活太昂貴了，壟斷者太貪婪了，鄉村的訟師侵吞農民的產物太殘酷了，鄉警要做小皇帝太專橫了，郵政的組織太不好，職員太懶惰了……簡言之，沒有一樣過得去的，所以大家都不滿意，都訴苦。『這不能再持續下去了，這結果一定不好啊！』四面都有這樣的聲浪。

然而，從這些溫和的議論到激烈的暴動，和斷然的反叛，中間還隔着一條深淵呢，這條深淵使大部分人類的行爲與理論分離，意志與思想分離，行動的需要與言而不行的心理分離哩。但怎樣越過這條深淵呢？怎樣這些昨日還很安靜地口啣着烟斗，悲歎他們的命運，不過一霎時，遇着他們剛才所咒罵的鄉警與憲兵，而又謙恭地向之行禮的人，過了數日之後，他們膽敢取他們的鐵鑲與鐵杖，去攻擊昨日還是那樣可怕的地主的宅第呢？這些被他們的婦人恰當地名爲膽小鬼的人，受了何種魔術今日會成爲一心是膽的英雄，行在大炮與機關槍的彈雨之下，去奪取他們的權利呢？怎樣這些以前常說，常如鐘

聲般消滅於空際的說話最後會成爲行爲呢？

這是容易答覆的。

這是少數人的行動，少數人的繼續不斷，循環往復的行動，完成了此種變更。勇敢，委身和犧牲的精神與懦弱，柔順和惶恐等一樣的有傳染性。

行動究取何種方式呢？——一切方式都可取咧，大家最好循着各種不同的環境，法和性質進行。有時取悲哀的方式，有時取譏諷的方式，只要保持着大膽的精神；有時作集合的行動，有時取個人的行動，總之，不忽略任何可用的方法，任何公衆生活的機會，使大眾的精神時常覺醒着，時常有所警戒，使不滿意的空氣更形擴大而有定式，使怨恨斷斷者，嘲笑統治者的程度增重，並指出他們的弱點，最後，尤須以自己的行爲作表率，喚醒大膽與反叛的精神。

當革命的情勢發生於某地，而羣衆之反叛的精神尚未十分覺醒，尙不能在街上作轟烈的示威運動，或起而暴動的時候，少數人只能以行動去喚醒這革命所賴以成功的獨立的情感和大膽的精神。

不尙空言而重實行，品格端方，操守清正，且能熔思想與行爲於一爐的有心人，他們甯可嘗監獄，亡命與死的滋味，而不願使他們的生活與他們所信奉的主義發生衝突；他們百折不撓地不畏難，不苟安，他們知道欲成功須敢爲——在羣衆尙未十分被激動，尙未公開地舉起暴動的旗幟，手執武器，向前去略取他們的權利之前，往往是敢死的少數人當着先鋒與奮勢力作殊死戰。

在萬千的呻吟，談話與學理的討論中，一種個人的或集體的、反叛的行爲，便能綜合當時優越的意向。起初，羣衆或者留爲中立者。他們或者一面讚歎某創始的個人或團體的勇敢，一面則仍隨着所謂聰明人與小心人，譏此種行爲爲「瘋狂」，評此種行爲的人爲「瘋子」爲「搗亂一切的患熱病者」。他們——這些所謂聰明人與小心人——有的是

深謀遠慮，打算他們的黨慢慢地進行他們的事業，務須於一百年，二百年，甚或三百年，取得全世界，然而看哪！現在竟有不測之事發生，爲這些聰明人小心人所不及料者。凡稍懂歷史，稍有頭腦的人，都很知道革命的理論的宣傳，勢必由行爲而益顯著，而且往往在理論家所決定的行動時期未來之前，惟這些聰明的理論家很憤怒，不高興這些『瘋子』，痛斥他們，不認他們爲同志。然而『瘋子』却另有同情者在，民衆却暗地裏稱頌他們的大膽，並起而摹仿他們的行爲。當首先發難者被捕入獄或犧牲於戍地的時候，遂另有人起而繼續他們的事業，於是不合法的抗議，反叛和復仇的行爲一日多似一日了。

此後，中立已成爲不可能了。那些起初連這些『瘋子』所要求的是什麼都不願知道的人，此時也不得不注意他們的意向，討論他們的思想，和商取反對或贊成的態度了。因有引起一般人注意的事實，新思想纔沁入於大衆的腦筋，而獲得新的信仰者。這樣的行爲於數日內所作的宣傳，必勝過數千萬冊的小冊子。

尤其是牠能喚醒反叛的精神和助長衆人的大膽。——舊制度有警察，法官，憲兵和軍士做武器，正如這伯斯底舊砲台一樣，既有堅固的城牆圍着，又有大砲準備着向人開火，在沒有武裝行於其下的平民看來好像是不可捉摸，不可破壞的。但是，人們不久便覺得這種舊東西並沒。有如人們所推測的那樣有力量。某種大膽的行爲便足以在數日內動搖政府的全部機器，並推翻牠的根基；某種激烈的暴動便足以擾亂一全省，一向那樣威嚴的軍隊，便會在少數只有石子與鐵杖爲武器的農民之前退却，因此平民知道政府這種怪物並沒有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可怕，只要稍稍的努力便能打倒牠的。於是各人心中皆生希望，我們須記着，民衆的激怒往往所以致於暴動，便是希望，戰勝的希望所使然，希望可說是革命的原動力。

政府這一邊勢必要抵抗的，勢必以嚴厲的手段壓迫暴動者。然而，假如以前迫害是戕賊被壓迫者之毅力的，此時，在騷動的時期，結果却適得其反。牠非但不能阻止被壓迫者的努力，而反激起新的個人的或集體的，反叛的行爲，牠促反叛者作英雄的事業，使此

種行爲漸漸普及，漸漸擴展，漸漸有新的地域。一向反對革命黨或蹲於中立地位的分，至此也加入革命黨了。政府，統治階級和特權者也漸漸崩離析了！有些則趨向極端，主張盡力抵抗，另有些則比較溫和，情願讓步，再有些甚至宣言，爲鎮靜反叛的精神，準備着暫時拋棄他們的特權，以便以後去征服政府與特權者的凝聚力已分散了。

統治階級還想求助於殘酷的反動，但此刻已非其時了；他們要反動，爭鬥只有更酷烈，更可怕，行將降臨的革命只有更流血。另外，統治階級這邊的極微的讓步——因讓得太遲了，又是由爭鬥取得的關係——尤其喚醒革命的精神。以前或能以此種讓步爲滿足的平民，現在已覺到敵人行將屈服了；逆料最後的勝利不遠了，膽氣也從此增加了，這些以前被貧困壓迫，只敢在暗地裏呻吟的人，現在已抬起頭來，昂昂然向前去奪取一較善的將來了。

最後，革命爆發了，其暴烈的程度適與革命前所經的爭鬥的暴烈程度成正比例。革命要走何種方向當然由革命所由發生的各種不同的情境來判定。惟牠也可依

着各派進步的黨團在預備的時期所施的革命行動的力量的多少而預斷

某黨善於籌畫牠所信奉的主義的學理，善於預備牠所欲實行的綱領，甚且能以口與筆努力於宣傳的工作，但牠在街上沒有多行動，沒有以實現牠所固有的思想的行為，肯定牠的意向於光天化日之下，牠少行動甚或沒有反抗牠主要的敵人的行動，牠沒有指擊牠所欲破壞的制度，牠有學理的能力，而沒有行動的能力，牠不大熱心於喚醒反叛的精神，或者牠忽略過去，不領導此種精神去反對當革命時牠所最欲攻擊的東西，那末，這個黨就將少為民衆所認識，牠的意向因每日沒有以影響到窮鄉僻壤的行為，繼續地肯定，未能深入民衆的腦海，又未經過羣衆與街道的洪爐的陶冶，沒有得到簡單的說明，沒有成為人人所知道的口號，革命什九不會向牠這方面走的。

一黨最熱心的著作者雖得他們的讀者認為有價值的思想家，但若沒有行動的人才的聲名與能力，一旦羣衆到街上行動的時候，勢必不聽他們的指導，因為他們的思想或者比別人切實，他們的意向或者比別人寬大，但羣衆不認識他們，羣衆只認識時常與

之一道行動的人們。

最熱心於革命行動，最能表現其有生氣有胆略的黨，一到要行動的時候，一到要向前去完成革命的時候，最有得人順從的希望。但是在預備的時期，沒有胆略，以革命的行為肯定其思想，沒有強烈的衝動的力量，使各個人與各團體都有克己的情感和實行其思想的不可遏止的願欲——倘若果有此種願欲，那末，在羣衆沒有完全上街革命之先，必表露於行為中——沒有能力，使其旗幟鮮明，爲大衆所認識，使其意向顯著，爲大衆所了解的黨，就很難有實行其綱領的機會，即有，亦不過一小部分。牠將爲行動的黨所淹沒。

看哪，這就是大革命未發生之前的時期的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革命的中產階級很懂得這個：他們不忽略任何煽動的方法，以喚醒反叛的精神，當他們想剷除君主制度的時候；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也本能地懂得這個，當他們爲廢除封建權而暴動的時候；第一國際也與這同樣的原則，取一致的行動，當牠想喚醒城市間的勞動者的反叛的

精神，並指導此種精神去攻擊被雇傭者的自然敵人——工具與原料的壟斷者——的時候。

三

現在有一種極有趣，極有興味而又能予人以教訓的問題供我們來研究，這就是革命黨人於各時期，如何催促革命的降生，如何給予民衆以醞釀着的大事的意識，如何指點平民認清其主要的敵人和如何喚醒大胆和反叛的精神的問題；換言之，革命前的各種煽動的方法，我們確有研究的必要。我們大家都很知道某種革命爲什麼成爲必需，但革命到底怎樣發生，除本能地亂猜瞎扯外，簡直一點都不懂得。

普魯士的參謀部最近對於撲滅民衆暴動的方法，出版一本軍用書，在這本書中，牠教人怎樣破壞暴動，怎樣使暴動者喪失意志和怎樣分散他們的力量。所以，今日人們之屠殺人民，居然照着所定的規則進行，不事虛擊了。我們所說的研究便是此種出版物和其他與此同類而比較稍有廉恥的出版物的——一個答覆。牠將說明政府怎樣瓦解政府的

力量怎樣分散，以及被貧困與壓迫所損害所陷沒的平民的道德怎樣提高。

自古迄今，這樣的研究未曾有過。一般歷史家雖好好地向我們敘述人類向解放方面走的各大過程，可是他們不大注意到革命以前的時期。他們因專心於他們所欲草的悲劇，竟把正劇的前齣輕輕地滑過了。而我們却正注意這種前齣哩。

然而，有什麼情形比那些革命的先驅所作過的努力的情形更動人，更高尚，更壯麗呢？一七八九年以前的農民與中產階級少數的行動人物盡忠革命，前仆後繼地何等勞苦，自一八一五年布爾朋皇族的復古時期直至一八三〇年他的顛沒，共和黨何等堅忍而勇於奮鬥；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路易菲里勃治下，各秘密會社何等起勁而有精神！有什麼情景比意大利人爲脫離與國人的羈絆所作的陰謀叛變，及其英毅的發難犧牲者，不可以言語形容的痛苦更可傷心！從一八六〇年直至今日，俄國青年爲反抗政府土地與資本制度所行的秘密工作，若述其各節變化何其悲壯！何其偉大！世界那有更慘的慘

劇呢！一讀這些悲劇的劇情，多少寶貴的形象湧現於近代的社會主義者之前！這是何等高尙的委身和克己的行爲，同時，這又是何等有益的，發人深省的革命教訓！這不但是學理的而且是實際的，我們怎可不引爲借鑒！

可是，這裏不是作此種研究的地方。我們只可擇幾個例證以說明我們的祖宗怎樣從事於革命的煽動，和我們所說的研究能得何種的結論。

我們只擇其中的一個時期，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時期來稍加考察，將造成十八世紀末葉的革命形勢的各種情狀的分析暫時撇開，我們只去揭出我們先輩所用的幾個煽動的方法罷。

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的革命的結果得到兩大事實：一種是王政的廢除和中國階級的取得政權；另一種是永遠取消農奴制和鄉間的封建稅。是二者皆有密切的相互的關係，缺一便不能成功。但我們在革命以前的煽動中便已見到這兩種潮流：一是中

產階級反對王權，一是農民反對封建領主的權利。

我們對二者不妨稍加考察罷。

當時報紙還沒有我們今日這樣的重要，最生效力的要算是小冊子，諷刺書和三四頁的傳單。因此，小冊子，諷刺書在當時非常盛行。小冊子使那些革命先驅的哲學家與經濟學家的思想普及於大眾，諷刺書與傳單則攻擊平民之要敵國王與其宮廷，貴族和教士，使大眾向前行動。他們並不注意理論，大都借重於嘲弄的方法。

成千成萬的傳單敘述宮廷——尤其是王后——的短處，而且嘲笑牠，揭穿牠騙人的外表，將牠的淫蕩，放浪，邪惡和愚蠢的情形赤裸裸地呈露於人們之前。國王或王后的通奸，宮廷的失德，過度的浪費，「飢饉的同盟」——即有權者與小麥壟斷者為自己致富而不惜以平民為餓殍的同盟——就是一般諷刺書所述的題目。無名的記者常兢兢業業地預備着與敵人作對，他們不疏忽任何公衆生活的機會去攻擊敵人。只要有人說出一種事實——諷刺書與傳單即毫無拘束地，以牠的方法，從事宣傳。牠們對於此類激動

的作用遠勝於報紙。報紙是一種大經營，牠的出版與停版皆須經十二分的考慮；牠的沒落往往妨碍全黨的事業。至於諷刺書與傳單却只是著者與印刷者的事——但你們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們呢！

這些作品的著者首先當然要從「檢查」的鐵手中解脫出來，因為當時雖然還沒有現代剝奪革命著作家一切自由的虛偽的美妙的小工具——所謂出版法者，但也有「國王手諭」可以置著作家與印刷者於監獄，「國王手諭」雖然強暴獨斷，但比現在之所謂出版法總直截了當一些罷。

以故當時的著作家皆在安士坦丹或無論何地，「距伯斯底炮台一百法里，在自由的樹下」印刷他們的諷刺書。他們毫無顧忌地盡力攻擊，他們詛咒國王，王后和王后的情人，痛罵宮廷的巨頭：一般吮吸民膏的貴族。他們秘密出版，警察即使搜查書店，緝拿販報人，也無奈他們何——無名的著作家超脫法律的追究，仍繼續他們的工作。

歌曲——如有太激烈而不可印刷的則藉口述與記憶的方法，傳遍法國——是最有效的宣傳方法之一。牠直攻既成的權力，譏笑戴王冠者，牠竟將蔑視王權，憎惡教士與貴族，希望革命的日子不久降臨的心理傳佈到家庭中間去。

但一般煽動者尤其喜歡借用「無頭榜」的宣傳。「無頭榜」的效力最好，牠煽動的力量勝過諷刺書或小冊子。倘若社會發生一件與羣衆有關係的事情，「無頭榜」即刻出現於街市或鄉間。今日被扯了，明日又重現出來，使一般治者及其走狗束手無策，幾致發狂。

——「我們把你的祖宗放過了，決不把你放過！」國王今日見一張紙貼在他王宮的壁上這樣說。明日，是王后讀到人們將她可恥的生活的詳情貼在牆上，哭得發狂似的。此後平民對於這個爲着王后與國王的位置而不惜冷酷地屠殺巴黎民衆的婦人的憎恨，於此時便有醞蓄了。

若有侍臣，提議慶祝太子的生辰，「無頭榜」便恫嚇說，要在京城四處放火，牠散播恐怖，使人人的精神中有意外事的感覺。或者他們在大節的日子，宣佈「國王與王后將由

監護兵護送至葛萊佛場 (Place de Grève) 曾作過刑場的地方，在今巴黎市政廳前——譯者——次進市政廳懺悔他們的罪過，然後上斷頭台活受火刑——國王若召集權族會議，「無頭榜」便即刻披露，由加羅納 (Calonne 首相) 領導的喜劇員的新班將於本月二十九日開始公演，劇目帶比喻性質，名「達那依特之桶」(Le tonneau des Danaïdes) (註) 或者更兇一點，「無頭榜」直入王后的住室，對王后說，暴君不久將被執行死刑。

(註) 達那依特係神話中達那烏斯 Danaüs 五十女的名字，她們(除了一個)於結婚之夜殺害了她們的丈夫，後被判在地獄底，盛滿無底桶之水——今人將「達那依特之桶」比無記憶力的頭腦，貪得無厭的心理和無限度的浪費。此處指最後一意言——譯者

然而，人們尤其為反對小麥的壟斷者反對收稅官和反對監察官，而用這些「無頭榜」。每次民間有騷動的時候，「無頭榜」即宣佈殺死監察官與收稅官。若人民厭惡某小

麥商人某製造家或某監察官的時候——「無頭榜」即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或「人民議會」的名義，處他們以死刑，嗣後，若有暴動的機會時，「無頭榜」上時常有名的這些「無頭榜」者便是人民激怒的對象。

如果人們能將「大革命」之前的十至十五年間所貼了的不可計數的「無頭榜」集合攏來，人們便會知道此種準備舉事的煽動方法，所盡過的任務是如何的偉大。牠們先從嘲弄滑稽一方面着手，待將近結局的時期，才漸漸地可怕起來。牠們是非常敏捷的，牠們時時預備着響應每種新發生的政治事實，時時與民衆的精神接近，牠們激起憤怒，煽動蔑視，指出平民的真正敵人，喚醒農民工人和中產階級間憎恨他們的敵人之心，宣佈解放與復仇的日子之逼近。

將草人處絞刑或磔刑是上世紀（即十八世紀）極通行的方法，而且也是極普遍的煽動方法的一種。每遇有民氣激昂的時候，人們即嘯聚羣衆擎着一個代表當時敵人的

偶像，到大場中行絞，火，或磔刑。——「兒戲」！一般自以為極有理性的「年青的老人」一定會這樣說。但當一七八九年選舉的時候，雷凡榮（Réveillon）住宅之被攻擊，傅龍（Fou-lon）與柏爾笛（Bertier）之被殺害等致人們所期待的革命的性質完全改變的行為就是長年累月地預備下的執行草人死刑的「兒戲」的實現。

看哪！這就是千百例證中的幾個。

巴黎民衆不高興路易十六所寵愛的一個國務員麻貝伍（Maupéou）一日，街上即嘯聚數千百人，羣衆中發出喊聲說：「議會議決處法國司法大臣麻貝伍以活燒之刑，並使其骨灰隨風吹散！」喊了之後，羣衆果然擎着代表麻貝伍，身上佩着麻氏一切徽號的草人向亨利第四的銅像走去。草人即在羣衆的喝采聲中被焚燬了。另有一日，人們將教士戴雷（Terray）的偶像，身穿教服，手戴白手套，懸在路燈上。在路渥（Rouen）人們將麻貝伍肖像執行磔刑；若有憲兵阻止嘯聚的時候，人們只將壟斷者的偶像倒懸街市中，鼻嘴耳皆有小麥如雨下。

這種草人或偶像真是一種極好的宣傳品！牠所作的宣傳比抽象的，只向少數確信者說話的宣傳，更有效力，更能使羣衆觀聽。

預備大革命之前的騷動，最要緊的，就是使民衆慣於上街，慣於表示他們的意見於公衆的場所，慣於向警察，步兵和馬隊挑釁。故當時的革命黨人不放棄任何方法，以誘引羣衆上街和激發嘯聚人衆的行動。

巴黎與外省每有煽動的機會都這樣的利用了。輿論若得國王准可罷免某某可惡的國務員的時候，人心即刻歡騰，即刻有大慶祝的舉行。爲誘引人數起見，人們放爆竹，燃花筒，射流星，『其數那樣多，以致有些地方，人們只好在紙片上行走。』如果沒有錢買這些東西的時候，即在路上兜住衣衫漂亮的行人，『有禮貌地但又堅決地，』——當時的人們說——向他們要求『幾個銅子使平民娛樂一下。』其次，若羣衆集合多了，演說者即開始向他們解釋他們所慶祝的事實的前後情形，俱樂部於是即在露天之下組織成

功。如果有馬隊或步兵來解散羣衆的隊伍，遇着這些和平的男女，也不敢施行暴力，爆竹流星在羣衆的喝采與笑聲中，燃放於馬和步兵之前，阻止他們的進勢，使他們不敢深入羣衆的隊伍。

在外省的各城市中，有時是掃煙囪的工人在街上摹仿坐王位；衆人見有面上塗抹的人摹仿國王或王后，皆笑不可仰。玩把戲和賣唱者集合幾千百的觀衆於公衆的大場，在他們滑稽的敘述中，總把箭頭朝着有勢者與富人方面射去。人衆嘯聚多了，議論也漸漸地可怕起來了，於是有勢者與富人當心吧，假如他們的車輛於此時經過此地：羣衆一定沒有好顏色對付他們的。

只要大家的精神在這條路上進行，嘯聚人衆——先嘲弄者，後準備着行動的人——的機會正多咧，尤其在行動者和社會的情勢先已預備好的民氣激昂的時期，最有此種機會。

一邊有革命的情勢和一般的不滿意，另一邊又有「無頭榜」小冊子，歌曲，和執行草人死刑等方法，一般民衆的胆略從此增大了，不久，嘯聚也漸漸地可怕起來了，今日是巴黎的主教在十字街被羣衆攻擊，明日是某公爵某伯爵幾乎被羣衆投到河裏去，又一日，羣衆見有政府的大員經過，即好玩似的高聲詈罵，此類的反叛的事實隨機應變，只要有一點火花便足以激嘯聚爲暴動，激暴動爲革命。

『暴動是一般賤民，一般大罪人，一般游浪者開始的。』我們今日潑呂陀末 (P. L. Dhomme) 即平庸而無定見者，此種人以小資產階級中爲最多——譯者）式的歷史家對我們這樣說。是的，中產階級的革命黨人並不在安逸階級中尋覓他們的聯盟者。安逸階級既然只能在客廳中咒罵，而不敢出頭露面對權貴階級表示不滿，甚且搖尾乞憐地仰着權貴者的鼻息，當詈罵巴黎主教的時候，他們自然只有在平民窟中找名聲不好，身備短杖的人來做朋友，——這雖然是今日否認這些事實的潑呂陀末先生們所不願聞的。

四

倘若行動只限於攻擊政府的人和制度，而不動到經濟制度，法國大革命能夠達到牠所曾達到的地步麼？換言之，能夠激起農工反對特權階級的民衆大舉事麼？革命能夠經過四年之久麼？牠能夠動搖法國直至其腑臟麼？牠能夠得到反抗「國王同盟」的力量所給予牠的這個無敵的感興麼？

一定不能夠的！無論一般歷史家如何表揚憲法議會（Constituante）或約法會議（Convention）中的「第三階級的先生們」的光榮，但其中的實際情形我們都很知道。我們知道革命若不動到封建制度，法國農民若不到處起事，若不維持無政府——即個人與團體的自動的不受任何政府保護的革命行動——至四年之久，革命所能成就的一定是微乎其微。我們知道「若葛里」（Jacquerie農民暴動）若不自一七八八年直至一七九三年，直至約法會議不得不以法律認可農民在事實上所得到的東西——無贖價地廢除一切封建稅並恢復在舊制時代被富人竊盜去的地方公產——的時代，風起雲湧

地橫行於法國，農民仍將留爲封建領主的牛馬。倘若困苦無告的平民或「無褲黨」不以他們的短棍長矛的重量加在議會的秤盤上，人們期待議會的正義，定是枉然的。

然而，小鄉村間的舉事並不是由反抗國務員的煽動，或貼在巴黎的詳訴王后的醜史的「無頭榜」引起的。此種舉事——全國一般情勢的結果——是由民間出來的人在民間盡力煽動，以攻擊他們直接的敵人：封建領主，小地主，小麥的壟斷者和大資產者，漸地預備成功的。

此種煽動較諸前數種，少爲人所認識。巴黎的歷史已做過了，鄉間的歷史還沒有開始；歷史還不知道農民；但僅就我們所知道的一點說，已足以予我們以某種觀念了。

諷刺書與傳單在城市各處雖很盛行，但不大能傳到鄉間，因爲當時的農民幾乎完全不讀書的。於是人們只好以印刷的，往往以手塗成的，極粗淺而又極易懂的圖畫，對他們去宣傳了。粗劣的圖畫旁邊再塗上幾個說明的字兒，傳佈在鄉間，使民衆對於國王，王

后，亞爾多亞伯爵(Comte d'Artois)郎白勒夫人(Madame de Lamballe)「飢饉的同盟」和「吮吸民血的魔鬼」——封建領主等造出一大批的故事，然後一而十，十而百地散播於四鄉，激起一般人的反叛的精神。

那兒，有一張手寫的「無頭榜」貼在樹上，激發人去反叛，預許人以較善的將來，敘述爆發於法國另一端的各省的暴動的情形。

這兒，在若葛的名義之下，各村間組成許多秘密團體，或者放火於封建領主的倉廩中，或者破壞他的收穫物或獵物，最後，或者殺死他；領主的宅邸中多少次發現被鑄着「以若葛的名義」的七首戮死的屍體呀！

沿山路上，一輛重的華麗的馬車，載着一個封建領主到他的領地去。但有兩個行人突如其來地阻住去路，並得御者的幫助，將車中的主人絞死，拋他的屍體於山澗中；後有人在他的衣袋中得到一紙，寫着「以葛若的名義」諸如此類的事實，不勝枚舉。

或者，有一日，人們於三叉路上見到一株木柱，木柱上標着：「倘若領主胆敢徵收封

建稅，他將被縊死於此柱。凡胆敢給領主以封建稅者將同遭此刑！」於是農民如沒有騎兵來壓迫他們，再不納稅了，他們得到這樣的不納稅的託詞，內心是何等幸福呀！他們覺得好像有什麼無形的力量扶持着他們；他們常有不納稅和反抗領主的觀念縈繞於腦際，不久，他們果然不納稅了，果然以恫嚇手段，對領主拒絕繳付一切年金了。

各鄉村間又不斷地有「無頭榜」報告此後再沒有封建稅，領主的宅邸與籍簿（封建稅的簿籍）將被焚燬，人民委員會對這點已有決議等等福音似的消息。

——「我們要麵包！我們反對封建稅，反對一切的稅則，願世間再沒有這吃人的東西！」看罷：這就是當時流行於鄉村間的口號。這種口號大家都是懂得的，尤其是孩子三天沒有飯吃的母親，和被騎兵逼繳最後的欠稅的農民聞到此種呼聲，心中不知要如何的雀躍呀！「打倒壟斷者！」——於是他的商棧被劫了，麥車被襲了，各省皆騷動起來了。

——「打倒關卡！」於是各口檢驗處被焚燬了，辦事員被毆辱了，各城市因無錢的關係，也反抗向牠們要錢的中央政府了。『把賦稅的表冊，出納的賬簿，市區的文件一概火化

了！』於是一七八九年七月一切廢紙似的檔冊被焚燬了，權力分散了，領主移居到外國去了，革命漸漸地擴大其火圈了。

在巴黎大舞台上所玩的一切壯劇都是各省所經過的情形的反映，都是四年中每城每村所作的革命的回聲，不過，鄉村的民衆少反對中央權力，而多注意於最近的敵人：壟斷者，地方的寄生虫罷了。

我們簡略地說罷。——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將國家瓦解於平民革命的教訓。
 （如一切真正的平民革命一樣，當然是經濟的）的情形暴露無遺正可作為我們寶貴的教訓。

早在一七八九年以前，法國就呈有革命的情勢。不過，當時因反叛的精神還沒有十分成熟，以致革命未曾爆發罷了。所以一般革命黨人的力量大都皆用在擴展不服從，大胆和憎恨現存社會秩序的這精神之上呢。

當中產階級的革命者攻擊政府的時候，平民的革命者——這些在歷史上連名都未蒙保存的革命者——真正從民間出來的人物，以反對封建領主，收稅官和一切的壟斷者的反叛的行爲預備他們的舉事，籌劃他們的革命。

在一七八八年，當暴動遍全國，報告革命將近的時候，王權與中產階級猶想以些須讓步去鎮壓牠；但是人們能以全級會議，八月四日的虛偽的讓步，或立法會議的幾條可憐的法律平定民衆的狂潮麼？——人們或者能以此平定政治的騷動，可是要鎮壓民衆的反叛，則未免太微小了。因此，狂潮仍隨時望上高漲。然則，攻擊財產，同時就是破壞國家財產攻倒了，一切政府都絕對的不可能了，平民對封建領主和一般富者的反叛——如人們所知道的——不過四年終於掃除了王權和專制主義。

以上這種步驟即是一切大革命的步驟，也就是下次的革命的發展和階段，倘若下次的革命果如我們所確信的那樣，並不僅是政府的改變，而是真正的平民革命，真正能澈底改造財產制度的大革命。

華東文藝學院圖書館

— 完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072B

D. 1. -- Révolutionnaires No. 9

上海中國國際圖書館

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 de
Genève. Section de Shanghai



W3.185

一千本

公司

馬路

報社

永安里八號轉

勺

特金

312
941

本社出版革命小叢書

已出版者

- 第一種 李石曾最新革命論著初刊
- 第二種 論無產階級專政 (再版)
- 第三種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
灰色共產黨 (再版)
- 第四種 分清合作問題討論集
- 第五種 國家及其過去之任務
- 第六種 巴枯甯的三演講
- 第七種 普及革命
- 第八種 革命原理
- 第九種 革命政府
在印刷中者
- 第十種 代議政府
- 第十一種 近代國家

李石曾著
畢修勺著
實價二角
實價一角

景明著
實價一角

畢修勺編
實價二角五分

李石曾譯
實價二角

畢修勺譯
實價一角

褚民誼著
實價二角

李石曾譯
實價一角

畢修勺譯
實價一角

畢修勺譯
價目未定
全上